●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6年1月28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折衷中西畫藝之我見

愉韻度曲

梁君度

嶺南畫派師祖高劍父、高奇峰提出「折衷中西，融會古今」。此主張一出，百年來影響深遠，既成為中國畫現代化探索的重要路徑，亦引發無數實踐與爭鳴。

我學西畫，當明白折衷中西是在傳統中國畫的基礎上，吸取西方繪畫藝術的理念、技術，發展出新的水墨畫。高氏兄弟早年東渡日本，見其「和洋折衷」之法，受啟發而倡導變革，其初衷在於打破明清以降筆墨程式之拘束，為中國畫注入時代氣息與現實關懷。

只是，這個折衷不是1+1那麼簡單，而是某些方面保持中國傳統水墨畫的方法——如筆墨意趣、氣韻生動、留白計黑、散點透視、虛實相生；某些方面又吸取西畫的技法——如光影處理、色彩變化、結構比例、空間層次、取長補短。其中的分寸拿捏，全在畫者修養與眼界。過於側重西法，易失東方神韻而近於水彩素描；一味固守筆墨，又難脫陳規，無以應對當代視覺經驗。故折衷之道，實在於「化西為中」，將外來語言融入水墨體系，使其呼吸如常，氣韻自生。

還有，西方繪畫藝術，從17世紀到現在，已發展出多個畫派，當與哪些畫派折衷，又或與多個畫派綜合，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古典寫實之精微，印象派之光色，表現主義之情感，抽象藝術之構成，乃至當代觀念藝術之思辨，皆可為我所參酌。然並非所有西方元素皆能與水墨相容。嶺南先輩多取法於日本間接傳來之寫實與光影技法，以增強物象表現力；及後關良、林風眠等，則更重西方現代主義之形式與色彩，賦予水墨以簡約、率真之新貌。

今日思之，折衷中西非僅技法之擇取，更是文化視野之融合。水墨之現代化，並非以西畫改造中國畫，而是以開放之心，廣納視覺資源，終究仍須回歸東方精神之本體——那筆墨深處的性情、意境與哲思。真正成功的「折衷」，必是外來影響沉澱為內在養分，作品中西痕跡漸隱，而時代精神與個人風格卓然自立。

此路漫長，需後來者不僅手追，更須心悟，在古今中西之間，找到那條屬於自己、亦屬於時代的墨徑。

《一路生花》

姚弦雅音

姚珏

前幾天我到北京參加了中國文聯十一屆七次全委會，聆聽了全委會的工作報告，我內心深受鼓舞、倍感振奮。這次會議學習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文化思想。會議指出，錨定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戰略目標，緊扣「抓創作」工作主線，深度貫通「做人的工作」和「推動文藝創作」，奮力推進「十五五」高質量開局起步。會議讓我們香港文藝工作者清晰感受到使命在肩、責任重大，也更加堅定了我們立足香港、扎根國家，為文化強國建設貢獻香港力量的決心。

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始終把創作作為核心任務，深耕中華優秀文化，立足香港本土特色，致力於讓中國弦樂作品走向世界。我們深知，弦樂藝術領域長期以西方作品為主，中國原創弦樂作品尤為稀缺，因此多年來，我們堅持每年創作、改編1至2首兼具中國韻味與香港特色的弦樂作品，為中國弦樂積累原創成果，也希望讓世界更多弦樂團能奏響中國的弦樂旋律。比如在香港回歸主題音樂會上，我們以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至當下的電影金曲、八十年代風靡全球的流行歌曲為靈感，改編成弦樂作品，讓香港流行文化與古典弦樂碰撞交融；又比如緊扣大灣區文化之根，我與葉國輝先生醞釀3年，聯袂創作了融合弦樂團演奏與粵劇唱腔的《粵劇幻想曲》，這部作品完成粵港澳大灣區第四屆藝術季世界首演後，更登上悉尼歌劇院的舞台，讓大灣區文化魅力遠播海外。

未來我們還在創作獻禮明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的作品，怎麼能夠用中國的文藝特色講好中國故事，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和敘述體系，我們也一直考慮在創作中探索推動文藝與科技深度融合。如今「古韻國風」已經成為「頂流審美」，新科技對於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創新至關重要。新春將至，最近上海的豫園燈會已經是流光溢彩，依託中華傳統非遺綵燈，取材古籍《山海經》中的故事，借助最新數字科技，實現線下場景與虛擬奇境的交融重構，打造「山海奇豫記」系列文旅品牌。今年是馬年，主題是「以夢為馬，曠野生花」，寓意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在變化裏也要踏實向前，把夢跑成現實。

文藝與科技相互賦能，特別是當今人工智能時代，更為傳統文化藝術帶來跨界融合與創新體驗。在文藝教育方面，科技力量也會帶來提升，新時代我們需要提升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能夠順應時代變化，真正走進百姓心中。我希望未來能與文聯深化合作，讓香港的優秀弦樂作品、香港作曲家的創作成果，更好地納入文聯的培育、傳播、推廣機制，為香港文藝創作者和原創作品搭建更廣闊的平台，讓香港文藝力量在文化強國建設大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綻放更耀眼的光彩。

有一首歌《一路生花》唱得好，「我希望許過的願望一路生花，護送那時的夢抵擋過風沙。」一路生花象徵着創意的無限、象徵着美好的守護，更象徵着溫暖和堅定，去實現所有的願望。

紅葉也要綠葉配

水過留痕

少爺兵

阿刨（龍劍笙）今年年初再踏台板演出粵劇《李後主》，筆者是位戲迷，但並沒有「粉」粵劇的哪位大老倌名伶，是戲迷的友人購票時預了筆者的座位。但筆者和友人都覺得不少「雛鳳鳴劇團」演出的劇目，如《帝女花》《紫釵記》等似是欠缺了氣場全開的武生（筆者首先強調並無要吐槽任何一位現任的武生名伶），只是戲迷觀眾的個人思維而已。

坐在筆者旁邊的一位老人家表示，她擁有阿刨和阿嗲（梅雪詩）這對黃金拍檔很多演出時的照片，不過她感到有「武生王」之稱的靚次伯（行業中人尊稱他為四叔，但在家中的兄弟姐妹間靚次伯其實是排行老二）已故去，令整體演出有所失色。而香港梨園中人也說：「自靚次伯仙遊後，大家都覺得像少了點什麼？就曾聽過有名伶指任何紅葉角兒也需要綠葉配的說話。」認為此言甚對，使她不期然想起已故的波叔（梁醒波）。老人家亦說自己也看過「影迷公主」陳寶珠和內地粵劇花旦蔣文端演的《紅樓夢》，不過因有一方演來似有點「避忌」，變成兩人舞台上的「愛」，不再打動台下觀眾，變成「你有你演，我有我做」的氛圍局面。而打動她為戲中人物感觸落淚的，除早年凌波和樂蒂合演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外，近年使觀眾感動到熱淚盈眶的是內地越劇頂流演員陳麗君和花旦李雲霄的《梁祝》愛戀情節。老人家則認為靚次伯這位「武生王」在很多粵劇劇目雖然佔戲不多，卻氣場全開，表現凸顯他襯托着小生花旦台柱那份蕩氣迴腸，使台下戲迷感觸、情緒更多，於粵劇舞台而言，武生戲腔及表現實在是缺「他」不可。可是阿刨今年的演出花旦對手卻是另有其人，不再是CP的阿嗲，有人認為亦是戲迷觀眾興趣大減的原因之一。然而，阿刨的演出依然是一票難求地受歡迎，似在告訴大家當地球依舊轉動時，世上是不管缺了誰太陽都每天依然升起的，所以任何人在專業上都不要過於「孤芳自賞」。

提起靚次伯這位粵劇界全能的一代宗師，令晚輩們對他的故去確實是頗為不捨，無奈於世上任何人不能掌控的是「生死」，而靚次伯由窮小子改變自己的命運成為「武生王」，全憑自己的努力不懈，故此他經常告誡晚輩們說：「我命由我不由天，靠自己才是最大的生活靠山，更不要妄想『一步登天』。」

阿刨亦坦言不是她和阿嗲要刻意成為黃金拍檔，戲迷觀眾的追捧喜歡決定了她們這組合，正如她們的師傅任白，以文戲為主傾盡情感，是她們這一代每一位都要傳承學習的基本。

父親的錫壺

百家廊

余億明

每當看到家鄉熱鬧的年節場面，就會想起父親留下的那個錫壺。

小時候家裏窮，但是逢年過節，父母親總會想方設法弄出美味可口的飯菜招待客人。每當這個時候，母親在廚房煮飯炒菜，父親則會從壁櫥上小心翼翼拿出一個錫壺，用乾淨的毛巾仔仔細細擦拭幾遍，然後將母親精心製作的客家米酒倒進錫壺。父親一邊用錫壺給客人們斟酒，一邊送上祝福。

父親儘管讀書不多，卻寫得一手好字，只要別人請他幫忙代寫書信或者寫對聯，父親總是很樂意幫助他們，而且自帶紙墨分文不收。所以，父親在村裏的人緣很好。從我讀三年級開始，父親便開始教我寫春聯，春聯的內容大致都是「平安二字值千金/和順滿門添百福」「年年順景則源廣/歲歲平安福壽多」，寫的最多的字是「福」字，大門口、廚房門口、睡房門口都貼上我們寫的「福」字。然而，在我們心中，樂於助人的父親對我們兄妹似乎卻異常「苛刻」，他經常教育我們，見到別人都要主動打招呼，不要跟同學吵架甚至打架，不要跟別人計較得失，他總是說吃虧就是福。這麼「苛刻」的父親，自然也從來不讓我們碰他的錫壺。父親愈是如此，我們對他的錫壺愈是產生強烈的好奇心。

有一年暑假，我閒來沒事，突然想起父親的錫壺。於是，我便搬來一張凳子，再爬上凳子準備將父親藏在壁櫥上的錫壺拿下來。正在這時，妹妹不知道從哪裏衝了進來，朝着我大哭起來。我一不留神，拿在手上的錫壺從壁櫥上掉了下來，我一時緊張，從凳子上摔了下來。妹妹看到我從凳子上摔下來，突然停止了哭泣，變得緊張起來。正在我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母親回來了，她看到不知所措的我們和地板上的錫壺，心中大概已經明白了事情經過。母親不慍不火放下手中的農具，將我從地上扶起來。當我回過神後，趕緊跟母親說明了情況，並請求母親懲罰。母親撓了撓我的腦袋說：「錫壺雖然是爸爸的寶貝，但是，你們也都是爸爸媽媽的寶貝，只要你們平安無事就好。」父親回家得知此事以後，雖然沒有責怪我，但是父親從那以後便把錫壺藏在我們找不着的地方。

在我準備離開家鄉外出謀生的前一天晚上，父親破天荒地拿出那個錫壺，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阿明，如今，你也長大了，爸爸媽媽以後都不在你身邊，現在，我把這個錫壺送給你，讓它好好陪伴你吧！」我忐忑不安地接過這個錫壺，認認真真端詳起來。錫壺製作工藝雖然很簡單，但是，壺上刻有的「平安是福」4個字卻深深地吸引了我。母親見我如此入神，輕聲對我說：「阿明，這個錫壺是你爺爺留給你爸的唯一一件東西。當年，你爺爺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決定下南洋賺錢，臨行前一個月，你爺爺親自打製了這個錫壺留給你爸，當時，你爸才5歲，沒想到，你的爺爺卻從此再也沒有回來。你爸長大成人以後，便在錫壺上刻下了這4個字。」說完這話，我看見父親的眼睛紅紅的，淚水在眼眶裏打轉。那一夜，我終於知道了這個錫壺身上的秘密，似乎明白了這個錫壺的意義。

幾經奔波以後，我終於在城裏安了家。在我女兒三年級的時候，我也開始教她學寫春聯，第一幅春聯也是「平安二字值千金/和順滿門添百福」，寫得最多的依舊是「福」字。儘管女兒還沒有完全明白對聯的真正含義，但我卻將這副對聯掛在了門口，掛在了心頭。逢年過節，我也一樣小心翼翼地拿出錫壺，為客人、為自己倒杯家鄉的米酒。朋友們大都覺得很好奇，市場上的酒壺五花八門、製作精美，用這個色澤暗沉還有凹陷痕跡的錫壺裝酒總是大煞風景，我卻始終微笑不語。

人到中年，經歷過許多坎坷。每每不如意的時候，我總是會端起父親留下的這個錫壺，輕輕擦拭，靜靜回憶，心情總是在這擦拭和回憶之間慢慢釋懷。人生只有不斷經歷過後，才會明白生活的真諦。其實，人不一定要多麼榮華富貴、多麼一帆風順，只要沒有戰爭、沒有天災人禍，平安就是福！

女性的典範

爽姐私語

林爽兒

很喜歡王玉環（Agassi Wang），不知道這名字是什麼意思，但讀音卻很溜，很好聽。認識她從女明星轉身成為「保險女王」好多年，她當明星的時候接觸機會不多，倒是她轉身加入保險界之後，我才特意去訪問她，請她談談做保險的工作和狀況。

很記得跟她的訪問是在海運大廈的香港酒店4樓咖啡廳進行的，那天Agassi準時到達，因為她的工作安排緊湊，我們很快便進入訪問的內容，在訪問期間她接到了電話，在與對方交談時，她在手袋中掏出一個皮篋打開，翻了一翻告訴對方她有優惠卡。掛了電話我正想問她，她知道我要問什麼，便告訴我說：「因為工作需要，我自己申請了一些優惠卡和信用卡，剛才那是一位客戶，她知道我有不少優惠卡，問我有冇新世界其中一間百貨公司的優惠卡，她看中一些東西想買，我告訴她有，我一會兒做完訪問會過去陪她購物。」這一說我明白了，她想得很周到，她這個保險經紀服務態度真是夠細緻，本來不需要這麼做呀！她為客戶提供基本的服務已足夠，一如我當年遇到的保險經紀，找你買保險簽了單便拜拜，至今我仍然有保單卻已經忘記了誰是經紀，他已不見人影多年，我的錢照交。

Agassi不單止為客戶袋滿優惠卡，還為客戶服務更多，我記得她說有時客戶約她到家中聚會打麻雀，基本不打麻雀的她依舊赴約，陪在客戶旁邊幫忙斟茶遞水，令客戶也嘉許她，也因此客戶不單止把保險所有事宜都交給她，且彼此也成了朋友。

我對她那次的訪問印象很深刻，她對工作充滿熱誠，對客人那種關注的態度，實在是非常值得學習。那次之後我和她常常在一些場合中碰頭，但沒有太多的交流，都只是寒暄幾句；而今次她舉行的盛大派對，她還是如當初所見那麼有心，親自傳來邀請函，一再希望我出席，原本她的派對是在接近大火後的時間，她為了不想在大家悲慟的時候舉行，把活動推遲了一個多月。活動改到今年的1月下旬才舉行。

她的派對「女皇駕到」是為她成為保險公司128年來首位榮登行政區域總監榜首的女性而舉辦的。當日派對在瑰麗酒店舉行，保險公司的高層全部出席，還有她過千人的團隊，而團隊人員大部分都是內地的，以女性居多，個個打扮得光彩照人，盛裝出席。還有演藝界名人界的朋友，當中有她至愛的著名時裝設計師劉培基、好友趙雅芝、黃錦燊、周美鳳、賈思樂、杜德偉、張文慈、鍾慧冰、郭秀雲、李道洪等等。而身為主人家的王玉環更打扮得十足女皇般亮相，在台上接受高層為她加冕。她的成就更是同業中的典範，足以令她自豪。

●祝賀你！王玉環！ 作者供圖

夜走灣仔峽道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其實不是專門夜遊灣仔峽道，是周末獨自越野跑的時候，時間沒有計好。從薄扶林水塘跑到山頂廣場，繞着盧吉道跑完一圈，都在預算之內，結果意外遇到了一場不俗的晚霞。美景易逝。果斷攀上山頂觀景台3樓。橙紅色的天空和金色海面上綿延的群山諸島，自製了一幀頂天立地的巨幅油畫，無遮無擋橫陳在眼前。舉着手機拍照的遊客，擠滿了整個戶外平台。雖可遇而不可求，擁在人群裏貪看了一段，趁着日未落盡，趕緊收了心，從種植道往白加道下山方向跑時，不由自主提了速度。天很快還是黑了下來，風也愈吹愈勁。隨身帶有一件薄薄的防曬衣，正好穿上御風。

沿途的路燈漸次亮起，不時駛過的車子，遠光燈刺眼的白，把盤旋宛轉的山路照得明晃晃，愈發顯得山林幽深黑碧。往林深處瞥了瞥，再看回路面，眼前立刻升起一團化不開的白霧，短時間內什麼也看不清楚。這幾年視力衰退得厲害，夜行山路，不異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掏出手機看了看導航地圖，從山頂轉抄灣仔峽道走去跑馬地，是離終點最近的路。

都說下坡路好走，灣仔峽道這一段斜坡，到底是陡峭了些。夜晚趕路本就心切，腳下的步子一直半剎着，還是很費腿。風吹葉搖，百鳥回巢，周遭的叢林裏不時發出鳴叫，像是在給趕夜路的人壯行。

香港果真是一座玲瓏剔透的城。山上是疏落高大的豪宅，燈光隱在樹叢裏，一閃一閃，露出神秘的光。山腰上纏綿蜿蜒的行車道，不時有車子穿過，頭燈的白光和尾燈的紅光，首尾相接，連成一線綿延不斷的光帶。山腳下密不透風的樓宇森林，每一棟都燈火通明，光線在樓與樓的外牆上相互折射，於暮靄中生出流動的霓虹幻影。從灣仔峽道的林葉間遠眺，維港之上恍若漂浮着一條波瀾壯闊的銀河。高高低低肥瘦不均的樓宇，竹籤一般密密實實，將這緞帶式的妍麗繁華，牢牢釘在了山海之間。放眼全世界，恐怕不再容易找到能與之媲美的城市夜景。

寒夜裏的燈光，是撫慰人心療癒情緒的暖源。有燈亮起的地方，就有匆匆忙忙討生活的人。摩天大樓裏的格子間，有人通宵達旦趕報表。茶餐廳的玻璃窗內，凌晨還在沖奶茶的師傅。戴頭盔開電單車，正刺破夜色的送貨員。街角隨處可見的便利店，24小時營業。攤販的檔口上，微弱的光亮之下，是一家人的生計。這塊土地雖然狹小，山海交錯，人口稠密，每個人都努力掙扎向上生長，以求不掉隊。「香港冇得輸，輸咗就真係輸晒。」不是一句俗語，而是一個事實。

光影交錯，思緒飄飛，腳下的步子一刻也不曾鬆懈，夜色是最好的加速劑。終於跑上黃泥涌道了，燈火輝煌的城豁然攤開在眼前。手機屏此時忽然亮了，母親打來的視頻電話。此夜竟已是臘月初七，家家煮臘八粥。鍋上坐着快要熟的臘八粥，心裏念着獨自在外的兒子，粥否？飯否？平安否？

●傍晚在山頂廣場看晚霞的遊人。 作者供圖

重慶老街的「變」與「不變」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漫步重慶，總能在老街巷弄間邂逅歷史的印記。近年來，這座山城的文旅發展，隱隱形成了一種「參考對照模式」——借鑒成熟範例，融入本地肌理。然而，一個景點的成敗與生命力，關鍵往往不在於模仿了誰，而在於新舊融合的智慧，以及那份「與時俱進」的持續更新能力。

以名聲在外的磁器口古鎮為例，它無疑保留了老街的形貌：青石板路、傳統建築、小吃攤檔，甚至還有變臉、雜耍等文化表演。但許多遊客的體驗反饋卻是：陳舊、過時、商業化痕跡過重。問題的核心，或許在於其發展模式在某一階段「完成」後，便彷彿凝固了。它未能隨着時代審美與消費需求的變化，持續注入新的文化內涵與體驗元素，導致整體氛圍停滯，吸引力逐漸褪色，淪為一次性打卡的景點。這種「建成即巔峰，隨後漸衰老」的現象，並非個例，在兩岸許多早期開發的觀光老街，如台灣的烏來，都能見到類似困境——設施破舊，魅力不再，令人缺乏重遊的慾望。

反觀重慶一些較新的文化地標，則展現了不同的思路。例如，下浩里在改造中，結合山城地形與老建築，其「修舊如舊」又融入當代美學的手法，隱約可見對台灣九份等地「休閒消費文化區」模式的參考。但它不止於此，更注重藝術駐地、社區共生與自然景觀的融合，創造了獨特的漫步體驗。而北倉文創區，則明顯帶有「文青消費原點」的影子，以展覽空間為核心，延伸出書店、咖啡廳、設計商店等業態，營造出年輕、時尚的文化氛圍。

兩者的成功，恰恰說明了「模式參考」本身並非原罪，甚至是快速學習的捷徑。真正的關鍵在於兩點：一是能否將外來模式，與在地的空間特質、歷史文化進行深度「化合」，生成獨一無二的要素；二是在項目落地後，能否建立一種「持續更新」的機制。這不僅是硬體的小幅升級，更是內容、活動、社群營造的不斷演進，讓街區始終保持新鮮感與創造力，成為一個「活着的」文化有機體，而非一成不變的旅遊標本。